



永顺县灵溪镇双凤村,村里的时光慢悠悠。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摄

我素来是个慢性子,除了说话的语速很快,从吃饭到做事,各种生活起居,我都习惯于慢悠悠的。这种生活的慢节奏,我自己从不觉得有多大的问题,但外界的景象,常会让我生出几分与世隔绝之感。

自从进入工业化时代,人类的生活节奏就随着大机器的运转而越来越快。这本来是生产领域的事,但人的日常生活也无可避免地受到牵连。特别是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期和中期,整个社会及其绝大部分个体,都渴望创造和获得更多财富,都十分讲究效率,生活节奏的快就成了十分普遍的现象。这几十年来,我只要住城市的街头一站,眼前所见,到处都是匆匆忙忙的身影,好似每一个人都在赶着去办什么急事。

人们常说人生之旅,仿佛人生就是一场旅行。而我感觉,人生在本质上更像是旅游。旅游的黄金法则是快旅慢游:畅游景区的美丽风景是你的目的,这个目的需要你慢慢品味;而到达目的地之前的旅途只是你达成目的的过程或手段,它应该越快越好,除非你把旅途这个过程也当作了目的。这不禁让我思考,在人生的旅途中,究竟什么是我们的目的,什么是我们达成目的的过程或手段。因而,我们什么时候需要快旅,什么时候需要慢游,这恐怕是我们把握人生节奏的根本前提。

我认为,人的生命历程大体上由生活与生产两大部分构成,人的生命

节奏亦可分为生活节奏与生产节奏。我通常说的生产,指的是每个人的工作和学习,而生活则是指工作与学习之外非功利的活动。我觉得,总体来说,生活是人的目的,生产是为生活服务的,或者说是达成美好生活这一目的的过程与手段。虽然,生活中也有不少的过过程性或手段性的环节,而工作和学习中同样有不少目的性的活动;甚至,不少怀抱崇高事业理想的人常常会把工作视为生活、当作目的,并由此获得极大的快乐和幸福,但我依然觉得,我们不能因此就把生产当作目的,而把生活当成了手段。由此,我们把握人生节奏的第一法则应当是,在过程中快旅,在目的地慢游。简而言之,慢慢地享受生活才是人生的归处,才是生命的真谛。

对于生活中慢的真谛,古人显然比我们感悟得更深、更透、更到位。从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到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李白“且就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再到苏东坡“几时归去,作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李清照“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佳”,再到杨万里“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如此等等。这些场景、这些意境,是那样的美、那样的宁静、那样的从容、那样的悠长、那样的治愈、那样的令人向往。如今,虽然我们整体的人生节奏已经无法再回到过去那个农耕时代,但生产之外的生活,我

们还是可以、也应该慢慢享受的,正所谓“一慢一静一闲心,一山一水一浮生”。

从这个维度来看,生活节奏的最高法则应当是慢。你细细体会一下,一个人生命中的浪漫、甜蜜和种种美好,绝大部分都来源于慢。美食要慢慢尝,美景要慢慢看,好茶要慢慢品,好书要慢慢读,好画要慢慢赏,陪家人散步,你也要慢慢地走。

同时,生活中本已拥有的幸福和美好,也往往需要你去慢慢体悟。因为只有慢下来,你的内心才能宁静,你才有时间和空间,才有心情和心力,去感知生活的美好,去感知自身的幸福,所谓“岁月静好”,那种感觉就是这样产生的。而生活中不恰当的快,会很容易让你的内心躁动不安,这会极大地削减你感知幸福的能力,甚至会让你身在福中而不自知。

由此引申开来,我们或许可以说,人生的快乐和幸福,往往都是由目的赋予的,更准确地说,是来自于人对自身的性的确认、对人生非功利性的感知。前面说过,从终极的意义上讲,幸福生活才是我们的目的,才是最重要的;学习和工作是过程性或手段性的,是从属性的、第二位的,是为了成就、而不应去伤害生活这一目的。所以,我们应当始终坚守自己快乐生活的目的,而不要过于在意学习和工作过程中一时一刻的得失与成败,更不要让那些过程性或手段性的因素去损

害自己快乐生活的本体,而要如白居易所云:“随富随贫且欢乐,不开口笑是痴人。”

享受快乐生活,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生活节奏的慢,可以有效调节生产节奏的快。生活性时间要讲究舒适与健康。实际上,生活中的舒适往往都来自于放松,来自于慢。只有慢,你才能消解一天紧张工作或学习后的疲惫,让你僵硬的肢体、紧绷的神经慢慢舒展开来,松弛下来。这既能够让你获得舒适,也有利于你的健康。从这个角度来衡量,生活本身,不用说强身健体,哪怕是单纯的休闲,也是可以生产赋能的。因此,在宏观上,生产与生活,既是一张一弛的关系,也是相辅相成,相互赋能的关系。

不过,话说回来,生活要慢慢地享受,这只是总的原则,不能绝对化。比如,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甚至不同的时刻,情况会有很大的区别。客观地讲,人处在不同的阶段和不同的时刻,职责与任务不同,生活与生产的关系或比例也因而不同,至少在我看来是应当不同的。通常情况下,处在成长过程中的人,比如学生,比如创业中的职场新人,他们还没有到达真正享受人生的阶段。生活对于他们,主要的意义在于释放和疏解因工作与学习等生产性活动所带来的压力和疲惫,或是为学习和工作赋能。因此,他们的生活性时间会受到压缩,会受到学习和工作的渗透,节奏亦无疑会加快。

古佳话。同样谪居零陵达12年之久的宋代诗人汪藻指出:“至今言先生者必曰零陵,言零陵者必曰先生……零陵徒以先生居之故,遂名闻天下”。

“湖南贬官零陵者半”。如果加上那些谪居这片土地的宰辅大臣,如北宋范纯仁、南宋张浚,还有慕名而来的黄庭坚、徐霞客等,他们或登高望远,或遣怀抒情,更使这片土地内涵丰富、名声大噪。

另有这样一组数据,自汉唐以来的摩崖石刻,全国所存以湖南为最,湖南以零陵为最,堪称一部陈列在潇湘大地上的“文学和书法博物馆”。零陵因此被赋予了一种特殊的气质:山水与人文交融,隐逸与狂放并存,贬谪与进取共生。这份气质跨越四千年,厚重积淀、绵延不绝。

或许这份独特的山水气质是与生俱来的。清华大学建筑学博士孙诗萌将零陵称为“中国古代经典的山水城市”。城市的选址和布局背倚东山,面临潇水,“不山而高,不池而深,不关而固”,实属罕见。直到现在,零陵城邑“两山夹一水”的格局还在,历史街区基本保持原貌,东、南、西门城墙风骨犹存。

当然,历史的价值在于传承和发扬,而不是在发黄的故纸堆里寻根,或者在坍塌的城墙边怀旧。在我看来,古都是名,古城是根;古都是表,古城是里。今天,做好零陵古郡这篇天下山水文章,重心在进一步保护性修复零陵古城,特别是代表古城形象和灵魂的城墙城门。

父亲这辈子,话不多,酒不少。

他排行老二,却顶了长兄的缺。兄弟姐妹七个,在那些缺衣少食的年月里,身板还没长开,就一声不吭地挑起了生活的担子。这些事他极少提起,只有几杯酒下肚,才会断断续续漏出几句,话没说完,又陷进长久的沉默里。那沉默像一口井,里面沉着他不愿翻动的东西。他怕一开口,会把我们的日子也拖垮了。

日子总算有了些起色,却仍不宽裕。父亲支起小灶烤红薯酒,又下小煤窑挖煤,在生死边缘讨生活。红薯酒度数低,入口顺,他的酒量,就着那酒的寡淡和日子的清苦,一口一口磨了出来。起初是解乏,接着就成了戒不掉的伴儿。我后来才慢慢发觉,那些艰难的岁月,他只有把一身的疲惫都浸进酒里,才能换来一夜安眠。

父亲没读过几天书,小学三年级就辍了学。他把这桩遗憾咽进肚里,变成了供我和弟弟上学的执念。家里那点薄薄的积蓄,几乎全换成了我们的学费和作业本。他说,新书的纸张,摸着比什么都光滑。有一回,我和弟弟考砸了,他发了大火,结结实实揍了我们一顿。那晚他喝醉了,眼泪无声地淌下来,落在酒碗里。月光透过窗棂,洒在他佝偻的背上。那碗酒,成了我年少时最重的心事。

后来,我和弟弟的成绩好了起来,相继考上了大学。一个师范,一个警校。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大学还没扩招,一个村里能出两个大学生,是件轰动的事。接到通知书那天,父亲请了全村人吃饭,还破天荒放了一场电影。宴席上,他端着粗瓷碗,跟乡亲们一一碰过,仰头,一饮而尽。后来他咂咂嘴,说那天至少喝了三斤,竟一点没醉。一个人,饮下了一辈子的苦,终于在那天,尝到了甜。

日子宽裕些后,我们给父亲买过几回好酒。他当宝贝似的藏起来,自己舍不得喝,平日里还是喝那散酒。只有我们回家了,他才郑重地把好酒拿出来。他爱热闹,巴不得我们多带些朋友回

来,围坐一桌。他说,人多热闹,酒喝着才香。

我们也曾担心他饮酒伤身,可看他身子骨一直硬朗,那句“少喝点”便总也说不出口。后来打电话,只敢问:“今天喝了多少?”电话那头,父亲的笑声混着酒意:“不多不少,刚刚好。”

再到后来,我们最担心的,反而是他不喝,或者少喝了。母亲若在电话里无意提起:“你爸这几天没怎么喝酒”,我心里就咯噔一下,一定是身体出了岔子。

前年过年,父亲大病初愈,遵医嘱滴酒未沾。那个年,是我们陪他过的三十多个年里,最没有滋味的一个。除夕夜,他端着装满白开水的碗,跟我们讨饮,喝了一口,放下,说:“没意思。”我端着水杯,半天没说话。他红着眼眶问我:“我是不是……不能再喝了?”那一刻我才明白,酒对他而言,早已不只是伙伴,它是他的命,是他健康与快乐的证明。

如今,父亲的身体大不如前了,好在还能照料自己,和母亲在家种菜、养鸡。他说,人总要点事做,身子不动,喝起酒来心里就发慌。他的酒量也小了,自己说,年纪大了,得节制着点。这让我们欣慰,却也添了另一种担忧,怕他那日渐衰老的身体,已经经不住酒力的消磨了。

每次回家,我仍陪他喝上两杯。他倒酒的手有些颤了,眼神却还是亮亮的。我们不再劝他多喝,也不再劝他停下,就那么慢慢地喝着,说些家常。有时酒在杯里轻轻地晃,谁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

父亲这一生,本身就是一杯酒。岁月把他蒸煮、发酵,酿得辛辣,也酿得绵柔。而我们兄弟俩,不过是他倾尽一生,从他生命里蒸馏出来的两杯新酒——澄澈、温热,捧在手里,是他的骨血,是他的延续,更是他这辈子最重的念想。

文学青年

奥特曼下岗记

唐定伟

老妈与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对土地有着深入骨髓的感情,远离土地十多年后,仍旧初心不改,一日不提农事,就浑身痒痒。这不,好端端地侃着太平盛世,突然话锋一转,说到了种菜。她满脸无奈地抱怨,有好几只鸟,将菜园的红菜吃得光秃秃的,如何是好呢?

我略加思索,妙招便来。金牌护卫在咱家,何不辛苦它出山呢?我如此向老妈提议。

老妈秒懂我意,立马找来藏放于墙角的三个“奥特曼”,掸去灰尘,洗净周身,找来细绳和木棍,拦腰拴住,悬于木棍顶端,立在菜地三个不同方向。每阵风来,凌空悬挂的奥特曼便会随风起舞,俨然站岗放哨的战士。

就这样,在我和老妈期许声中,奥特曼开启了新一年度戍守菜地之旅。我们觉得,奥特曼是外太空战士,非凡间之物。去年整年,鸟儿都对其畏之如“鹰”,吓得不敢光顾菜地,今年肯定还是灵丹妙药一副,我们大可高枕无忧,安心收获就是。

果真不出所料,老妈连日报捷,奥特曼战士戍守菜地神效,鸟儿一周没来偷吃。

看着菜儿远离鸟类侵扰,蹭蹭蹭往上长的劲头,我心里乐开了花。身处闹市,吃上自己亲手种的菜,是福,我如此感叹道。

就在以为一劳永逸之际,老妈发声了,她忧心忡忡地告诉我,看来今年奥特曼会失灵,有只大鸟,在菜地周围溜达了几天,估计是个“探子”。老妈近年电视剧看多了,活学活用了“探子”一词。

老妈这么说,我并没有太当回事,毕竟是猜测,或许是看菜时,碰巧与那只大鸟打过几回照面呢!

又过了几日,传来了老妈的实锤消息,她发现了原来的那只大鸟带着另一只大鸟,还有三只小鸟,一道在享受青菜盛宴。她辨认出来了,这两只大鸟,去年来过,后来被奥特曼吓得逃之夭夭。她还从羽毛颜色推测,之前当“探子”的

思考了很久,在“零陵古郡”与“零陵古城”这两个名称之间,我还是选择了前者。

说零陵“古”,那是一点也不为过。据北京大学编《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零陵为上古34处重要古地名之一。《史记》载,舜帝“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

潇湘二水汇流于零陵,也成就了零陵。零陵“南接粤桂,北达荆湘”,特别是秦代灵渠的开凿,沟通了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零陵成为中原文明的重要驿站和货物南来北往的重要集散地。故自秦以降,使节邮传不绝、商贾云集往来、街市人声鼎沸,零陵人明代户部尚书周希圣在《平政桥记》中,曾真实记录下当年的盛况。极盛时期,零陵郡管辖面积约9万平方公里,北至湖南中部的湘乡、娄底,南达广西桂林,可谓泱泱大郡。

当然,零陵不仅蕴藏于历史的古老恢弘里,更生根在山水的奇崛毓秀中。潇水清冽、湘江隽永,两条大河带着远古的神奇和土地的翠微,在零陵萍岛怦然相聚,融为一体,零陵因此雅称潇湘,为湖南“三湘四水”中的第一“湘”。零陵是真正的潇湘源,湘江是湖南的母亲河。自零陵而下,湘江北去,浩荡向前,注洞庭,涌长江,入大海,裹挟锦绣河山,铺展人文地理,浪花淘尽英雄。

北宋画家宋迪的《潇湘八景图》,其中八景之首“潇湘夜雨”,后世多以萍岛夜雨想见其境。岛上的萍洲书院,古朴参天,丹桂飘香,包容万象,是湖

零陵古郡

杨峻



柳子庙。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唐俊 摄

湘重要书院。

零陵的山,巍峨逶迤,别有神韵。“九嶷山上白云飞,帝子乘风下翠微”,“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九嶷山下的舜帝陵,是我国古老的帝陵,也是中国人寻根访祖之地。阳明山的“杜鹃红”,每年四五月,满山红遍,层林尽染,蔚为壮观,同时是首批全国37个“避暑旅游目的地”之一,也是湖南省首个“避暑旅游目的地”。

谪居零陵10年的柳宗元,可以说

是零陵最好的宣传大师。他在《游黄溪记》中写道:“北之晋,西适邕,东极吴,南至楚越之交,其间名山水而州者以百数,永最善。”称赞永州(零陵)是他见过山水最美的地方。这并非贬谪文人的忧愤之言,更不是酬谢往来的应景之作,而是他“投迹山水地,纵情咏离骚”,在披荆斩棘时的慧眼挖掘,在写景状物时的尺寸千里,在心灵遇见地域时的深度共鸣。柳宗元与零陵,由此缔造了一段“人与地”相互成就的千